詩纘緒

四

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兎遇犬獲之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此人遭亂世之讒首章反覆言亂大甚而已無罪次章乃言亂本於讒讒本於王之信王之於讒始則容之繼而信之終而甘之是以亂生而又生暴而益進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貝錦比讒人之言善文致故太甚以心言南箕比讒人

之口善讒揚故與謀以言言慎爾指讒者謂爾指聽讒者當慎若聽者悟則不爾信矣受指聽者還指讒者謂譖之禍必反中于爾之身忠告而使之自止也呼天而告之者以天能福善禍淫也天言視者讒人之惡非言能盡使天自視之也不食不受見物所共惡而亦讒人當誅之大證也誅讒不歸之王而歸之天聽讒者所當自省矣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将恐将懼維予與女将安将樂女

轉棄予　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
安將樂棄予如遺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
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維予與汝詩人有所指正其相怨之友非泛論天下
之友道也此詩當觀四將字將恐將懼而相與政欲
以濟此恐懼也若當恐懼時始相與則或有所不能
濟矣故自將恐懼之時至今將安樂之際其所以與
汝者非一日矣然將安將樂之時未至安樂也汝即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蓼蓼者莪

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

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

恤入則靡至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

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南山烈烈

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

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匪莪伊蒿即見痛恨哀哀痛父母之死劬勞念父母

四章言父母存時生鞠顧復之恩如此所謂三年免于父母之懷者即前生我勞瘁之意昊天罔極言恩如天之大自無可報之所又如天之無窮自生至死無非受恩之日亦無容報之時所以極言父母之德廣大無窮已無以報之也

末二章言父母存時已遭害而不得終養不言哀痛而有哀痛無窮之意故以此二章觀前章則哀哀父母之痛固不忍言以前四章觀此章則我獨不穀之痛愈

非言之所能盡矣此所以能感人之深三復而不忍讀也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

則望天之監無以供億則望天之助而已
雖則七襄以下四章章雖斷而意皆聯屬皆為私
人之為百僚者發而文三轉折始望天之監助繼言
天不能監助終言不特不能監助而且助人見困三
轉之意高遠深切善于怨者也且其人審於天象其
于星名星象星度既明其理又盡其變然亦皆在行
役中不得息故朝夕恒見而有感歟序以為譚大夫
作譚東國也大夫其亦行道之公子而困于私人之

子者乎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奚其適歸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以時之盛暑與先祖之忍予只見無所歸咎之義而不言所事至次章方說亂離此體與前後二篇同次章以具腓興亂離三章以日寒風疾興已獨害歷三時而感興者如一則亂日進而不息可知四章託興言彼之嘉木不變而此則變矣莫知其尤徵及于王五章託興言彼有清有濁此則有禍而無福六章言江漢猶無不包絡而王於盡瘁之人乃不識有作此詩者其南國之人歟七章言已無所逃而當時可知

末章言告哀見非得已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

首章言我勤於王事至下章方言不均而已獨勞

二章乃詩本意

前章先言不均後說獨賢後章先申獨賢後申不均交互承接之法也此章承上申言獨賢然只言所以賢我者以未老而方壯耳隱然自謙不以才賢自處又見當時非真無賢於我者又見已勞而未嘗辭勞也

此下三章承上申言不均既極盡不均之情態以莫

思百憂似戒憂者之詞然傳謂憂思者所作則爲憂者自解之詞矣蓋憂憂者自知多憂之無益故言多憂適以自病自累耳然則憂可也百憂無益也之人也其亦知憂之無可柰何而欲安之若命者歟不出于熲者蓋憂憂者本欲出此憂也而不能脫出於憂之外所以自病自累也故不出于熲乃自疷自重之所由出也此語尤有意味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

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

之回其德也三者如是則今日之樂雖甚盛而豈久盛之兆哉末章備言樂舞之不亂以見先王之樂當此之時其盛猶如此也然而其兆將亡矣其盛不久矣而歇後不言者蓋詩人寓將崩之歎於猶盛之時致不久之憂於久用之日欲使讀者默會此意於言後且使他日有志於樂者知世亂樂崩其來有漸非一朝一夕之故而於此同發永慨也其後周衰禮樂殘缺失次夫子推見其本而存此詩於此使學者之

有考也詩凡前章已詳言者後章承用不言而意在其中詩多此體歇後之說雖出後世然詩之河廣鼓鐘亦有然者不可謂非也

毛傳鼓鍾下接楚茨合從集傳以楚茨諸篇移置正雅為是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饗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

或亨或肆或将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
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執爨踖踖為俎孔
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酬交錯
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
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
爾極時萬時億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
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

慶也詩人於各章以介福結本章已寓慶辭而於此復以始終介福之意總結之既見慶辭又見嘏辭又見祭時燕時事又見既祭既燕後無窮之慶結包數意作詩之妙也

此篇為詩人美公卿力田奉祀而作愚疑亦可為公卿祭畢飲酒父兄致慶之詩蓋頌有天子祭而飲酒之絲衣大雅有天子燕父兄耆老之行葦小雅有朝正在宗私燕之湛露豈有公卿之祭有燕有樂而無

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疆場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楚茨信南山皆從古說起不忘本也然詩有言瞻彼相彼此以信彼言者非泛論禹功蓋終南惇物原隰

底平皆禹所親治又詩人身歷終南原隰親見田辟之廣如劉康公臨河而歎禹功然故曰信而且有歎美之意焉我指曾孫疆理從時王之制順地勢水勢則用禹治水之道首舉大禹末寓此意故與前篇泛言自昔不同

先言疆理而後及雪雨者地平而天成也此詩言力田故先從人力上說起言人力至而地利治故天澤降而百穀生

疆埸中田承疆理言黍稷有瓜承百穀言陰陽和謂
雪百物遂謂穀瓜前後承接詩有此體　時和歲豐
人心之悦在其中矣此與下章始言力田奉祀之意
丘曰先尸賓後祖考者尊祖考也
疆埸有瓜見地有餘利民有餘力也順孝子之心謂
獻皇祖也曹曰郊特牲云天子植瓜華周官埸人掌
國之場圃而植瓜蓏珍異之物此云𤕤者豈取之以
薦新於廟歟據曹説則此章言薦新下章承皇祖始

言祭天子種瓜菹公卿可知

丘曰清潔之酒非三酒之清酒三酒乃諸侯之所酢非祭用也前見黍稷此舉酒牲以包祭之百物此章與末專言祭祀

中二章各以壽福結本章下章只言祭而不言福蓋二章章斷意連以末章結上章又總一章而結之其體頗與楚茨同故傳謂如出一手然二詩所美未必同此一公卿也

前二章專言力田中二章兼言力田奉祀末二章言
祭祀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
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以
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
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
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曾

農夫止息處　此篇首章止言力田次章方言奉祀三章又言力田末章祝農夫之介福仍用次章農夫之慶之詞其亦欲神降以福壽歟

二章專言祀神惟舉齊明犧羊與前二章同報成故歸力於農祈年故欲大養其民人祭各有義也齊明犧羊禮也琴瑟擊鼓樂也禮樂互文先報後祈者既報復祈見為農而祀未嘗倦廢也此雖言祀神而重農之意藹然可見

三章承前今適南畝而言自我言之則曰適自人言之則曰來前章詩人為曾孫言故皆曰我此下則皆詩人之言故皆首舉曾孫爲公卿上下平日志趣惟在於農此意相孚故曾孫之來與農夫婦子偕行而上無驅迫田畯至喜取嘗婦子之饁而下無驚猜葢曾孫之來為農而來婦子之饁為農而饁田畯之至為農而至嘗其旨否為農而嘗情同志一故上下之間相親相愛真若家人父子然情既親矣而用力又

無不盡故禾既易治又終畝如一而有年可必也不言曾孫喜而曰不怒者蓋憂喜喜怒憂與怒皆與喜對人喜則無憂而每易於怒蓋方喜而或觸之則怒矣故乘喜而易發者莫如怒今喜而不怒則誠喜之矣克敏謂誠能敏也猶言堯克讓禹克勤蓋耕田之能至敏而止苟誠能之則耕之道至矣故不怒克敏皆詩人形容之妙也此章本述力田之事而并得上下之情故此章述農事如畫而并得畫不盡之意讀

者能體會之則知農務之樂太平之象矣
末章承前農夫之慶而言曾孫收成之多萬壽所以
祝君者而以報農古人之厚也且國以民爲天民以
食爲天國不可一日而無農農之壽民之壽也民之
壽國之壽也農有億萬年之壽則國亦有億萬年之
壽矣此非誠知農爲命脉者不能爲此言也故以此
報農非虛詞也至理也誠意也於是公卿力田重農
之意至矣

傳謂楚茨四篇即豳雅今按楚茨信南山言力田以
祀宗廟而用以祈年意亦如頌豐年報賽而言祖妣
降福邪甫田大田明言方社田祖其為豳雅而用以
祈年於義正合然詩言祈報而乃止取一節以祈年
意者報成與蜡收農息老同類而用豳頌邪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
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
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

畀炎火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按傳云于今歲之冬具來歲之種戒來歲之事則是此詩自既種至終篇皆是預說來歲之事皆爲虛說非實詠矣愚謂當是今歲追說于去歲之冬具今歲之種戒今歲之事至今歲凡事皆備然後事之自以

我覃耜之下皆是說今歲之事如此辭意似順也曾孫平日此心惟在于農此心既孚農咸知之故預備于隔歲勤耕時種于當年者惟以順曾孫之欲也又前篇皆是曾孫重農之詞故傳云此詩若以答其意焉次章三章雖為農夫自述己意之詞亦以前篇曾孫為己而祀田祖故此見苗既盛美則願田祖去此四蟲之患前篇曾孫為己而祈甘雨故此見雲興雨作則冀祜君德皆答之之意焉伊寡婦之利亦惟曾孫

力田以奉祀楚茨述禮樂之節最詳信南山次之至于甫田大田述農事之勤民俗之厚藹然豳七月之風行乎天下矣非在上躬行而身教何以能此哉傳謂此十篇當為正雅又據籥章疑此四篇當為豳雅豳雅即正雅也其作于成王周公時尤可無疑矣

欽定四庫全書

詩纘緒卷十二

元 劉玉汝 撰

小雅四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周公營洛為朝會之所於是洛之形勢氣象非復前

日之洛美諸侯朝會者覩洛都之盛大而歎美之然
每章之首止言水者洛本以水名舉水之深廣而都
之盛大可知矣此福祿指實迹而言蓋諸侯以天子
之至此其道德光華威靈顯赫諸侯雲集而四方輻
湊國勢隆盛而人心齊一以是為天子之福祿而頌
美之作起也武事貴奮揚又時平武備易弛故以作
為美次章鞞琫有珌即韎韐有奭之意包福祿在其
中末章福祿既同即福祿如茨之意而作六師之意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兕觵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鶯只詠桑扈之羽與領有文章耳舊說以爲詠諸侯之有文章如此則是比而非興矣此篇四章皆頌中寓禱意先言樂只後言君子以德言此先言君子後言樂胥以心言祜言素所受之福屏言素所任之職

意於珍奇其意甚尊敬其詞甚華美而古意遠矣

此篇若在正雅則篇後當總什內篇章而以頍弁爲

後什之首例在正雅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

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

君子庶幾說懌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

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

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有頍者弁實維在

甥舅冠而賓之則饗而親之不稱兄弟甥舅而何以
哉祝詞舉親見疏頍弁則二者可通用其言具在具
來則其與於冠與饗者疑非止賓一人矣又娶婦三
日不舉樂而傳以車舝為燕樂新昏之詩蓋天子諸
侯之禮亡惟據詩詞意以定之也今取車舝例以頍
弁為冠而醴賓之酒之詩不亦可乎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
無好友式燕且喜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

後事下乃言今日燕飲前日會初至而始相見也此
曰教則成婦後婦德婦言皆可見也故好爾無射不
特且喜而已三章專言今日燕飲四章言我心輸寫
則燕飲之終也末章則舉始終而言所以總結之此
詩燕樂新昏而皆以德言德音令德美彼之以德親
已也無好友旨酒嘉殽謙已而以禮親彼也無德與
女尚德而欲彼已交勉也及親迎自我好爾自我與
女亦自我得男先於女陽倡陰和之義至於燕飲之

王之時大雅四變矣而小雅武公之賔筵乃列于幽

王之後而以宣王六月首變雅豈得其序乎夫六月

固雅之變然宣王之前已有變雅六月焉得為始又

鹿鳴六月不見正變之所以異而可以六月對鹿鳴

為變雅之首乎今若以青蠅賔筵之詩為首既得小

雅先後之序又青蠅信讒非復君臣和樂之情賔筵

沈耽無復禮樂宴飲之意角弓非常棣伐木之兄弟

昏姻菀柳非天保之下下保上正與鹿鳴以下五詩

相反則此數篇固當為變雅始而皆厲王時詩矣若六月為宣王征伐夷狄之詩既不足為正變之別又黍苗乃隔越于六月以下數十篇之後豈非其錯簡乎以此推之則六月又焉得為變雅首乎且大雅崧高在烝民諸詩之前則黍苗亦當在六月之前何疑以此次第其先後之序又豈不甚順甚明邪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

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凡此飲
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
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
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此篇為飲酒悔過而作其先燕射而後及祭者蓋祭
雖飲酒非如燕禮止為飲酒而設又古者將祭則射
以擇士將射則先行燕禮既擇而後燕即以賔筵言
祭無賔筵故首以樂言其中賔載手仇乃助祭之賔

非燕飲之賓也燕自設席至舉酧同爲燕飲始時事
其禮樂固盛矣若祭畢而燕雖亦始燕之禮樂然此
所謂始時則非指燕蓋以祭時行獻酧之禮爲飲酒
之始事也故自籥舞至康爵其禮樂爲尤盛首章歷
言燕飲而終曰以祈爾爵是欲辭爵辭養意不在飲
也次章歷言祭飲而終曰以奏爾時言欲以奉時祭
意亦不在飲也觀二以字可見前章先言燕而後言
射是兩事其肆筵陳器和酒安賓設鐘鼓舉疇爵抗

大侯張弓矢而衆耦拾發皆循其序次章先言祭而後言飲其用樂衎祖備禮受嘏亦循禮序唯子孫酌獻尸尸酢而卒爵即嗣舉奠之事本在佐食加爵後今乃言之于賓助祭室人復爵之前此不循其序者詩主詠歌惟述其意非敘其事如楚茨笑語者詩有此體也或又謂鄭氏以禮説詩不免有泥于禮者若以各奏爾能為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宗廟而以有事為榮者亦似可通三章言始治終亂專以威儀

言四章專言終亂而極言威儀言語之失福則賔主共之伐德則自害已德豈能害人哉末又兼二者言不臧大怠威儀之失匪言匪由言語之失也不識又兼二者言前章皆知過而悔之詞末章則悔而戒之詞過而知悔者鮮矣知悔而能戒則終無悔矣夫然後謂之悔過末致丁寧為戒深矣　凡首二句無韻則與後章重韻為韻後章無叶則本章自叶此篇右叶羽已秩叶尺熾反又秩秩疊字重韻叶號叶呼交

王時然大雅列抑于厲王詩中而在宣王之前豈以
武公生長厲王時實為厲王時人于今為前朝元老
于德為睿聖故推其所生之時尊之而列之厲王詩
中邪若賔筵之作安知非處厲則有過遇共和而知
悔也邪又安知抑詩所言夙知者非武公自述其知
過之早邪今大雅之抑既在厲王詩列而小雅賔筵
以下歷角弓菀柳都人士采綠四篇而後至黍苗為
宣王時美召公之詩則自青蠅賔筵至采綠皆當為

承上意而申言之

二章喜見其車馬之至以為榮即為龍為光之意

三章傳曰賦也愚謂當云興也取邪幅交纒以興諸

侯交際言赤芾在股則邪幅交纒而在下矣諸侯交

際匪紓則上為天子所予也葢赤芾則特取在下之

邪幅者以其與下彼交之意相關故知當如前後章

作興也匪紓方見諸侯之徳故下文樂只君子一再

歎而稱美之

此言後之繼令蓋天子欲諸侯君臣相與於無窮也
匪紓鎮邦率從戾矣皆寓戒勉
按毛傳楚茨至隰桑二十篇在鼓鍾後白華前其中
魚藻采菽在青蠅賓筵後魚藻采菽既從集傳以類
而從前則青蠅賓筵角弓以下八篇自當仍依毛傳
元次而居采菽之後矣然此二十篇前既有以見正
雅至采菽而終後尤有以見變雅自青蠅而始其序
其義皆若有不可易者玉汝此說雖出鄙陋實本集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雨雪浮
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角弓反興興辭蓋詩之託興多以彼然興此不然此
以彼不然興此當然故曰反興
首章言無遠者汎言兄弟之當然次章乃言王不然
則民將傚其然三章至五章申言民之相遠六章至
末章申言王之相遠民由相遠故相瘉而各據一方
以相怨至有以此受爵者然受爵已過其任則宜飽

宗族之受其禍哉此作詩者所以為王憂也此三章一意相連曰無曰有有教戒於王之意曰與屬有開悟不令者之意泛言君子舉下以見上泛言小人舉疏以見親

毛傳楚茨之隰桑二十篇相連集傳謂楚茨十二篇當為正雅黍苗隰桑當為宣王時詩今以楚茨十二篇上接菁莪黍苗二篇下接六月固主集傳也中間青蠅而下六篇乃在元次者從毛傳也不特六篇雖

二十篇本相連在後今移於前而仍相連亦用毛傳也凡詩中篇次之移置或依儀禮周禮或仍毛傳或主集傳或用孔疏各有所據王汝何敢以私意臆說借移妄易以亂聖經哉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髪我不見兮我心不説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髪如蠆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髪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三代王都之盛非徒以民物繁富而已名卿賢相世家臣族聚廬於其間禮儀典則文物衣冠言貌威儀

足為四方表式者於是乎在焉故當盛時惟是為可稱及其衰也亦惟是為可思若思盛時而惟在于繁富則亦末矣豈有得於先王之餘風遺俗哉是以都人士之詩人及見昔日之盛者首專稱士而次兼士女其稱士也惟舉貴顯之人有言行而為民望者其稱女也惟舉君子女為舊姓而有禮法者蓋天下之士女莫多於王都而王都之所以盛則以累聖之澤深而士女多賢也詩人惟有感于此而思之故其所

思誠可思也至其稱士女之容飾則臺笠緇撮小服也充耳琇實常服也帶垂髮卷之美亦嘗有之而乃以此為歎則詩人之意重在士女之德禮可知矣不然容飾如此而果足以盡前日之盛乎果足以重今日之思乎以西都之炫燿不若東都之法度曾謂詩人而無見於此乎此其詩所以為雅也有餘謂多威儀旟者揚也謂竦敬也即采蘩所謂僮僮彼編髮為之此不必編而自竦揚二者皆謂有禮容非止垂與

卷之美而已也云何猶言無可奈何蓋不為怨懟之辭惟歸之氣運世道而悵望之云耳末章承用上章二事申言而極詠之尤有餘味亦詩之一體

此篇若與下三篇俱移置六月前乃與後鴻鴈詩相應蓋此離散彼安集亦一錯簡之證也見鴻鴈篇末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為期六日不詹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

薄言觀者

婦人以夫不在家不為容故髮曲局今歸沐以待其還者知君之歸期故也與後章過期相應五日六日言其過期耳非止五日六日也狩釣預言歸時事綸繩往觀皆託言末章與前篇末章同但前篇承用上二事而並言此則止承用其一又一體也

此篇若從前後移置則篇後當總什內篇章而以黍苗為後什之首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此行者歸而作此詩其曰我故知為行者所作曰歸哉歸處曰成之有成故知其歸而作召伯營謝城邑雖有旅從而非征伐故征為征行成之有成謂成營謝之功

黍苗為營謝方畢而歸之詩崧高為營謝既成申伯
出封之詩此二詩之表裏先後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隰桑有阿
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
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
何日忘之
桑阿葉難以興其樂若此則以比君子之德盛故比
不如興為長樂對愛言樂主發散在外愛根於中故

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疧兮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

庶幾有以進其德乎微賤而無以自致故思有命車載之庶幾有以達其道乎謂後車者自謙而無厚望之詞也凡人處微賤勞苦之中其所思不出於此三者苟能有之則得所託矣而求誨之意常存其間則所思不失其正必無嗟來斯濫詭遇之病矣此詩所以為雅也畏包道遠我勞而言凡詩明言于前則後不再言而意自見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有兔斯首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矣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遑他矣

高山石路巉巖險峻登歷者最為勞苦故特以此為言山川悠遠謂路經幾山幾川非止一山一水而已故曰悠遠遠行逢水最苦又遇大雨則苦愈甚故于末言之朝言天時出言地勢他言人事兼此三者則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何草不玄
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
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
行彼周道　按此二篇永樂大典缺卷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